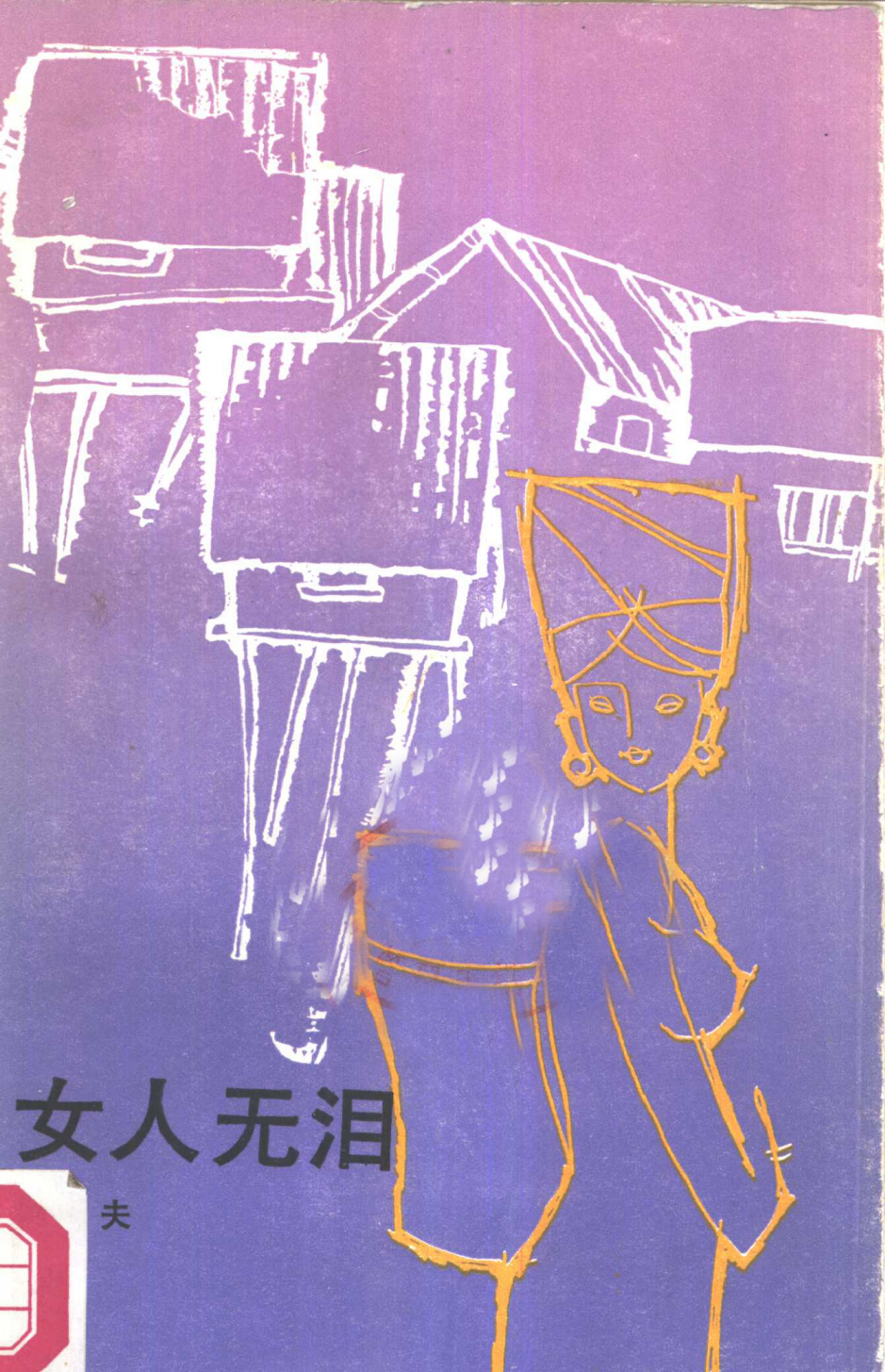




女人无泪

夫



钟 铁 夫

女 人 无 泪

湖南文艺出版社

女 人 无 泪

钟铁夫 著

责任编辑：曾果伟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6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98,000 印张：12.25 印数：1——16,500

书号：10456·92 定价：1.75元

新书目：86—2



目 录

路基，长长的路基	(1)
流传在峒河边的故事	(25)
父亲的忏悔	(41)
野祭	(59)
远山的小草棚	(88)
花和尚打赌	(96)
寻觅一支悠远的歌	(115)
洞箫哟，为谁吹响	(141)
圣家族	(169)
震魂锣	(183)
女人无泪	(208)
风过梨花寨	(291)
河的眷恋(代跋)	(381)



路基，长长的路基

“车票都带上了么？”百顺爷是个稳重人，这话已问了三遍。

“带上了哩。”寿昌佬明知票在贴身衣袋里，却仍然极小心地摸了摸。

“可藏得牢靠？”百顺爷嘴巴碎，还在叮嘱。

“野猫都偷不去。走吧！”笑和尚性子急，又爱说笑话。可不，他的票放在麂皮烟袋里，牢牢系在腰带上。票要是能丢，除非连人一起丢了！

纱幔般的雾，轻飘漫流，渐渐散开，太阳已挂上山顶弯弯的牛角石。是上路的时候了。老人们正要抬腿，瘸子五遄拄着拐杖，气冲冲地追上来，用责怪的目光，狠狠瞪了大家一眼。

并非大家有意忘了五遄。他人老了不说，又比别人少一只下力的脚，可从寨子到车站，还足

有十五里山路走呀！何况那条铁路……咳，要是勾起伤心的事儿，这位孤独的老人如何消受得了……

百顺爷、寿昌佬、笑和尚和五遄是野牛寨四位健在的元老。脸皮如同大山的褶皱，鬓发酷似草梢上的霜花……可是，要不是因为老了，就很难象今天这样聚在一起，自在清闲地去坐一回火车。

火车从山里经过，已经整整三年了，而他们盼坐火车，却整整盼了十三年。

十三年前，他们手上、脚上、肩上还很有劲，胸脯挺起来，便象一堵厚实的墙。往乾州镇送公粮，一天往返两趟，歇下肩还能上山打老虎。那时，他们寨不在野牛岭，而在如今的车站响鼓坪。

十三年前那天，公社赵书记来到寨里，要当队长的五遄敲响铜锣，将寨里老少喊到晒谷场开会。书记挥动臂膀：“春风吹进了山窝窝，这里就要修火车路了。响鼓坪地势好，计划建个车站。公社党委动员大家迁往野牛岭。舍不得珍珠米，招不来金凤凰。领导上相信大家的胸怀！”

他们祖宗的祖宗便在这里落地生根，养儿育女。熟乡熟土的，一旦要离开，哪里那么容易割舍？寨里吵吵闹闹、哭哭喊喊地开了三天会。五遄拍着八仙桌劝说大家，可说着说着，自己的声

音倒哑了……但山里人也并非那种不明大义、不通情理的人呀！搬迁的日子，正值春雨绵绵。门前的果树刚刚绽朵，园里的菜种刚刚吐苗，虽说再也享受不到这瓜果的芬芳了，但人们依然松好土，下足肥，让它们好好地生长到最后的时辰。百顺把队上的水牛一头一头牵到溪里，让它们洗个干净澡。这些畜牲爱清洁，迁上野牛岭，怕是再没有这样清亮的水了。寨里的那些狗也惶然不安起来，象开会一样聚在一起，又默然无声地散开，围着寨子转来转去，时而又无故地空吠几声……

一家不剩地迁上野牛岭后，他们便辞别妻小，挂着花，举着旗，雄赳赳地参加了修路大军。那时民工按军事编制，他们这帮人，不是如今一口气叫得完姓名的四个人，而是整整齐齐的一个排！后来呢，铁路通车了，他们也有了一把年纪，比不得年轻时好玩好耍，孙子要人带，菜园要经管，家里家外有做不完的事。而今，儿子孙子都大了，他们也象喘息在山顶的落日，热和能已经耗得差不多了，连下一次山都得费把劲。山里人老了，不叫退休，自然也没有退休金，有个三病两痛，硬挺着不愿请郎中，谁还指望花钱去坐什么火车呢？但夜深人静时，那隐约飘来的汽笛声，车轮声，却象风暴一样扑过来，搅动心中的死水，使他们辗转反侧，坐卧不宁。

百顺的么儿谷成，平时算盘拨得精，可昨天卖鸡回来，竟大大方方给他们每人各买了一张火车票！话也说得中听：让老人们尝个新鲜，去看看山外的好世面。虽然路程不远——从响鼓坪到乾州镇，仅三十多里——可难得谷成想得到，成全了他们的心愿……

“走吧，该上路了，还有十五里山路走哩！”性急的笑和尚催促起来。

百顺爷手搭凉棚，望了望牛角石上的日头，埋怨道：“还早呢。笑和尚，就你象个催命鬼。”

“还早？谷成说了，十点的火车，耽搁不得。火车开跑了，你去喊天？”

“它敢！”百顺爷抖抖长袍，满有主见地说，“我们这么多人买了火车票，就是迟了钟点，火车也未必等人齐就开跑。”

百顺年轻时，曾坐过黑雷公的小客船下洞庭湖，人不到齐是不会起锚的。

好久没有出山了，寨外的一抹流云，一簇野花，一泓清泉都显得秀丽迷人，就连脚下这条山道，也是那么的活泼可爱。你看它，弯过来，绕过去，飘着飘着，猛地一蹴便跳过了一座山岗。

老人们兴致好，凑在一块话就多了，寨里寨外，身前身后，婆娘儿女，无一不说。

翻下这道埂，到了响鼓坪车站，不，应该说到了他们的老家了。那些住熟了的吊脚木楼，喂熟了的牛羊豕犬，门前的荷塘，屋后的芭蕉……都象傍晚的霞一般消失了。眼前，到处是竹笋般的楼房，山一般高的煤堆，游龙般的车辆，那小巧秀丽的车站，象一颗透明的珍珠……老人脚步慢了，轻了，象步入异乡的梦游人，惊讶而兴奋地打量着这一切。

哐——车站里面发出一声长鸣。老人们先是吓了一跳，继而又笑了起来：嗨，这家伙真象是千万头野牛叫哩！

谷成从后面追了上来。他去托运处联系运送鸡场设备的事宜，见了老人们，又惊又急：

“爹，我还以为你们进了站呢，火车就要开了，天皇老子也不等的！”

这下，百顺爷也慌了，撩起长袍，跟着大家跌跌绊绊地朝车站奔去。

火车的确没有等人，拉响汽笛，喷着白烟，飞快地驶出了站。老人们还不死心，擎着车票，又嚷又吵地往里撞，让两个检票的姑娘微笑着拦住了……

怨谁呢？他们只好爬上一道小土岗，想看看火车，但那列客车早已无影无踪了，只余下一抹白白

023870

的烟云，静静地横陈天际……老人们这才感到腰酸、腿痛、浑身没有一丝儿气力。一个个蹲下身来，赌气似的，谁也不理睬谁，只是默默地吸烟。

误了这趟车，百顺心里难过，总想着如何补回过失。他干咳了两声，有意无意地说：

“我打听了，下午四点还有趟火车，从乾州镇开过来……”

话虽说得轻，大家却听得重。瞬间，老人们心中的鼓儿，同敲在一个点子上了。

百顺见大家面有喜色，声音便响亮了许多：

“往日赶场，挑着背着也要走到乾州镇的。我们老兄老弟就顺着铁路慢慢走，还可以看看好景致哩。”

“是哩。”寿昌佬附和着，“我们聚在一起难，下山走走更难。这把年纪了，晚上脱了鞋袜，就不知早上还能不能下床。这辈子若不坐回火车，埋进黄土也闭不紧这双眼。”

笑和尚窝着一肚皮火，原想骂一骂百顺，见寿昌佬说得在理，便强忍住了，只把眼睛望着五遼那条腿。

百顺小心翼翼地问：“遼弟，你那双脚累得不？要是不行，就……”

五遼象受到侮辱一样，撑着拐杖跳起来，拍着那条瘸腿，双眼射出凶光：

“你百顺爬得过去，我就跳得过去。走！”

四位公公，四双脚板，在路基上，在轨道边缓缓移动着，较之这长长的铁道和浩瀚的天空，他们显得太小太小了，小得如同四个蠕动的黑点。

头上的阳光，脚下的铁道，在天地间亮闪闪地跳跃着，予人无穷无尽的遐想。老人们用竹烟杆敲敲钢轨，侧着耳朵听听声音脆不脆，排开双手，丈丈路面有多宽。欢笑和惊叹，撒在这长长的路基上……

寿昌佬咳喘着，边走边数点脚下的枕木，数着数着便糊涂了。只得重新再数。一阵湿润的风夹着汨汨流水声迎面吹来，呵，到龙潭桥了。

你瞧那五根笔直的桥墩，象五位壮实的后生，昂首挺胸，顶起一道美丽的虹。盈盈秋水干净得似一匹绿绸，庄严而轻快地从桥下流过。寿昌佬累了，叫大家歇歇脚。

他体子弱，沿途撒了三泡尿。这时，他立在桥头，一边解开裤带，一边凝视着桥下碧绿的溪水，心里深深呼唤：龙潭溪呵，你还记得我吗？他紧紧地扶住栏杆，嘴角噙着，浑身渐渐地颤抖起来……

那时，这里只有一条破木船往来渡人，他们排就扎在渡公蛟二的草棚里……

那是何等艰难的工程呵，比做阳春还要苦出多少倍。六月天，溪边蚊虫又多又凶；更要命的是，寒冬腊月，还得光着脚在溪水里抬条石……他经受不住，曾几度想卷起铺盖一跑了之，但山里人最恨软骨头，他怕别人耻笑，咬着牙，到底硬撑了下来。

快要完工时，陡然暴发了一场山洪。他正在加固脚手架，洪水喧嚣着冲来，木架一晃，哗啦啦倒了。古老的溪谷里，回响着他一声揪心的惨叫……醒过来时，左胳膊已让医生象树枝那样地锯掉了……

他婆娘死得早，膝下只有一个尚未娶亲的儿子，家里家外全靠他一双手操持。他是个木匠，手艺虽不很精湛，但凭一双手苦做，日子倒还顺畅。可如今只剩一只手了，再也使不动斧头刨子，再也尽不到做父亲的责任了！他伏在桥墩上痛哭失声。

上面体谅他，把他儿子招为国家工人，并请他去住铁路医院，包他生养死葬。但他不愿再给国家添负担，也不愿远离故乡的山水。他还有一只手，不怕喂不饱一张嘴巴。

儿子如今在大地方娶了妻，养了崽，日子过得美，却与家里渐渐疏远了。做父亲的并不指望儿子能寄几个钱回家，他只望儿子儿媳心里有

他，能抽空回来看看他，也让寨里人看看，他寿昌佬也是个有儿有孙的人……

笑和尚跳过来，取笑着：“独膀子，那时国家让你住养老院，你为什么要偷偷跑回来呢？你若呆在那里，吃穿用度不犯愁，莫说坐火车，说不定连飞机也坐上了哩！”

大家笑了，寿昌佬也笑了，笑声中流露着一种自豪。这多年，他用一只手苦做苦撑，没要国家一颗粮食、一分钱。他对得起这条铁路，也对得起这片土地。

他又开始数着脚下的枕木，细 心 细 心 地数……

铁路象一张弯弯的弓，贴着山脚弯过去，弓的顶端便是野猫岗。据说早先这里有只猫儿，修炼千年，成了精怪，上能偷天河中的鲤鱼，下能精迷良家女子，而且时常偷食寨里的鸡兔。如今，这馋嘴猫儿让铮亮的钢轨当胸劈开，掏空肠肚，再也不能兴妖作怪了。

百顺爷瞧着，蓦地想起修路时的一件趣事。他眨着眼睛，问笑和尚：

“还记得在这里打赌的事么？”

“记得。想起来肚子就不好受！”

那时国家穷，寨里也穷，队上拨给民工的粮

食不够吃，每天是掺和一顿稀饭，喝下去，一泡尿便拉光了。可那是如何下力的工夫啊！野猫岗冻硬的土石，全靠镐头一下一下挖，然后用肩膀挑着去填死水湾。从早到晚，累得骨头散了架。

笑和尚是条累得的好汉，也是条吃得的好汉，整天饿得哇哇叫。民工团正开展一对红活动，他同五逵结成帮手，一个挖，一个挑，每天都将流动红旗稳稳操在手里。但这样饿下去，血气亏了，如何保得住这份荣誉？急得他拍着肚皮骂老娘。

大年三十，雪花纷纷，工地仍在竞赛。百顺送早饭来时，透露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今天晚餐，团部犒劳每人一斤半大米。

笑和尚听说没有肉发，有几分失望：“一斤半，还填不满我这肚脐眼哩。”

“喝，你是薛仁贵再世，有一斗二升米的饭量？”百顺眨着眼睛戏弄他，“常言道，吃得做得。你若把这块石头扛到死水湾，我那份送你一半。”

这块石头刚挖出来，看上去怕有三百多斤。几个后生正准备用杠子抬走，这时也一起跟着起哄。

笑和尚绕着石头转了一个圈，有点胆怯，但一想到有饱饭吃，便添了精神。他平时总说自己练了气功，一拳能搥翻一头水牯，这时自然不肯服输。

他甩掉衣服，亮出赤膊，熊掌似的手对天一

拱：“师傅，助弟子一膀之力。”——（鬼才知道他的师傅是谁！）然后，弯下腰，运足气，嗨地一声，竟把石头扛上了肩……

晚饭时，大家都将自己的饭拨出一份，慰劳这位力大量大的“薛仁贵”。笑和尚放松肚皮，吃得额头冒汗，脸上泛起满足的红光。

夜晚，团部号召挑灯夜战。这下笑和尚可出了洋相，腆着肚皮行走不得，更莫说弯腰舞镐头了。要不是百顺硬给他灌下半碗酸泔水，呕空肚子，说不定如今骨头都能做鼓槌了……

“和尚，你还怨我么？”百顺歉然道。

“怨，怨什么？想起来真叫人哭笑不得。”笑和尚舌头不太灵了，赧然地摸摸脑勺：“要不是因为工夫重，人饿得发晕，谁会做那样的蠢事？不过呢，那年模范让你当了去，现在我还不服这口气……”

百顺爷来了火，象受了极大的委屈，摊开两只龟裂的手叫道：

“喂，和尚，说话可不能昧良心呵！那时节，你脚上穿的草鞋是你婆娘生出来的？我们排能在野猫岗、团鱼口、白马蹄当先进，老子也流了汗哩！”

那时，整天挑土抬岩，挖山开路，再牢实的鞋也经不住穿几天，许多民工只能光着脚奔跑。百顺瞅着心疼，让谷成在寨里收集稻草、布筋，

按月送到工地。他忙完一天的事后，便点亮油灯，每晚打三双布耳草鞋。第二天送给出工的人们。心细的人算了一下，那几年，他一共打了两千多双！

两千多双草鞋呵，堆在地上酷似一座山，放在河里能成一条船！这不是机器制作出的，而是靠一双手板，一根根稻草、一根根布条搓织出来的呵！就凭这双裂纹纵横、长满老茧的手，百顺理所当然地评上了模范。

奖品是一张奖状，一块印花毛巾，一条马头牌肥皂。百顺捧着，比抱着刚出世的儿子还要快活。当月亮挂上工棚后的柳树梢头，他把奖品一样样摆出来，让大家分享他的幸福。

“你们猜，今天是谁给我发奖的？就是指挥部的王副政委、县里王书记呀！”百顺拍拍一旁羡慕得发抖的笑和尚，又抓住五遄的手摇了几下，

“王书记就这样握着我的手，和颜悦色地说：‘老同志，祖国记得住你们，党感谢你们呵！’我这眼泪也贱，竟当着那么多人流了出来。我说：‘王书记，修条铁路不容易呵……以后通了车，也让我们坐一回呀……’”

直到今天，那张业已发黄的奖状，还端端正正地贴在百顺家的堂屋中；那条毛巾还摆在大儿媳的箱子里。

哐——一列载满木材的货车开过来了。老人

们远远站着，一面数点着车节，一面猜测着这些木料会运往哪里？谷成说，报纸上登了，今年国庆节天安门要大修。我们山里出的这些木材，是不是运到京城里去的呢？对于老人们，京城是个很神秘的地方。他们只能凭自己的想象，去领略那天堂般的风光。

列车过后，左侧的斜坡上窸窸窣窣流下一些细泥沙。泥沙是从一块突出的石头下滑落的。细心的五遑爬到石头侧面，用拐杖费力地捅了一阵，石头便轱辘下来，掉在轨道旁，看上去足有百十斤。好险，这么个大石头，火车碰上了都会翻的。得把它掀下山沟里去。五遑弯下腰搬了搬，竟连动也没动一下。

“闪开，看我的！”笑和尚捋起袖口，露出一双干瘦的手杆。他俯下身，运足气，嗨了一声，石头仍然稳稳当当地定在原地。他无可奈何地松了手，脸色羞得象一块猪血。

老了，毕竟年岁不饶人，笑和尚也不是当年扛得起三百斤重石头的壮汉了。但是一个人扛不动，他们还有四个人哩！老人们一齐围了上来，用手掀，用拐杖撬，用肩膀顶。终于，七只手将石头抬了起来。

“一声号子震山川罗，移山填海力无边罗……”笑和尚天生一副好嗓子，年轻时唱起山歌，